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

萃新門

建立國本 附 宮僚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監大法定大計○監祖宗之大法必有以濟天下之大事定社稷之大計必有以決天下之大疑矧當四郊多壘之秋百姓傾心之日恢復大事未有遠慮付託重任未慰重望事功未濟於中興疑似未決於人意此正今日之急務萬世之長策也何者承祧主器鶴禁潛輝監國撫軍虎闈贊決夷夏之觀瞻所係國家之付託匪輕其在祖宗素存典憲如其元良之既擇而册號之未稱居處之地遠而教諭之舊

踈寧不有以致天下之疑乎昔者高帝立太子之謀一見四
皓從游遂以定天下之本太宗鑒承乾之弊專任魏證爲傅
欲以一定天下之望使徒知審擇之而不知調護之則家令
教行術數相勝而竟成提局之恨望苑外置賓客相通而稔
成巫蠱之禍得無違祖宗之大法輕社稷之大計乎
聖人爲天下慮○觀聖人公天下之心當觀聖人仁天下之
心高祺未卜燕翼是圖則公天下者固聖人之本心德行當
示佛時仔肩則仁天下者尤聖人之盛心天下至大也神器
至重也生靈之望尤切宗社之付不輕聖人以公存心以仁
存心獨無以處此乎蓋認之以爲巳有者非所以公天下也
既有以養之而不思所以日就而月將之亦非所以仁天下

也是故以堯舜之心而用人非輕天下也為天下得人謂之仁人惟為今之堯舜非公能之乎以三王之教而為教非私其子也使知有父子君臣之道人人以為今之三王非仁能之乎鯫生何幸拜手稽首以覩我國家之盛事真唐虞三代以來所未有也

由為儲嗣之慮○有建儲之遠慮有訓儲之遠規建儲者所以綿家傳之治統訓儲者所以續心傳之道統何則龜寶垂休燕謀詒後世天命人心之所係屬祖功宗德之所維持正以衍奕世維圖之慶啓萬世瓜瓞之芳傳之無窮施之罔極誠不可無建儲之遠慮虎闈森嚴鴻碩先後詩書德義之導迪朝夕起居之漸磨蓋將接百王授受之原探六經彌綸之

用以爲他日治國平天下之具此又不可無訓儲之遠規故乾坤六子而洊雷爲震莫嚴於主器禮記一書而師傅保論莫詳於文王世子所述三代聖人享國長久基業盛大垂光後來用此道也

稽古偉議 歷代建儲得失〇自昔人君方獲寶位首建國儲所以上續天休下繫民望示繼承之有屬杜姦變於未萌敎之以承師問道之儀示之以君國子民之事此則三代之享國所以長治而久安至於漢唐之間何其禍亂相踵或牽於宮闈嬖寵或撓於戚畹柄臣巧說迁延邪謀蔽惑以恐闇冲幼爲己利則一旦倉卒而計行夫儲位蚤正素定如三代之治安也如此儲位之不早正不素定而後世之禍亂也如彼

厥監不遠昭然具在此賈洛陽治安之策歷舉乎前代盛衰之故而謂其儲嗣有足憑籍則為三代之治且安儲嗣無足憑籍則為後世之亂且亡也

前代豫建儲嗣○易之為卦六十有四而長子主器不係之他卦而係之於震夫震有二義震東方也帝出乎震是言其能長養萬物也震洊雷也洊雷為震是言其處震而驚懼也古人處洊雷之震而思主器之震必預為國本之建而亟為善後之圖是非私其位也是非私其子以及孫也蓋欲以措天下於久安長治也木有本雖有震風凌雨之變不搖也水有本雖有流金爍石之災不竭也國有本倉卒之際誰敢窺覦哉前代聖王知夫神器有屬則姦究不萌天下之治終必

由之是故文王年十五春秋之方盛也而誕育聖子初不以子之壯而享國至於百年武王膺耆頤之壽倦勤之已迫也而成王猶在襁褓亦不以子之幼而終致太平之治以是而觀立子雖甚早無嫌也育子雖甚遲未害也特係人心使知所尊戴不至於負上天之托耳

法祖嘉猷 先朝豫定建儲○愚嘗披閱國史最愛范文忠憂國守忠凜乎與氷霜爭潔也是時仁祖春秋四十有四而文忠國本之章前後凡十九上鬚髮至於一白讀公之疏認公之心此豈身觸忌主者之所爲哉亦豈賣直沽名者之所爲哉誠以社稷重寄也繼嗣大事也栽培植立常貴乎早而不貴乎老早而爲之則商山之羽翼也老而爲之晉之申生矣

早而為之則晉陽之禍亂也老而為之秦之扶蘇吳之日為晝暮之事皆定於一朝譬之歲焉夏秋之功皆定於一春不定於朝則晝暮之應酬者必無措不定於春則夏秋之遲化者必怠常仁祖聖算固方日之朝歲之春也而過此以往亦不常朝而常春也使范公有所顧忌而不敢言有所稽留而不即言待其異日倉卒而後言則亦何足為范公惟其見遠識微備先倉卒一旦處急猶暇卒使宗社有托而垂休無繼也雖吾仁祖之先慮亦吾范公髮白一念有以感之也

祖宗垂定儲嗣（）仁宗皇帝春秋二十有八而養四歲之宗子於宮中高宗皇帝春秋二十有七而養宗子二人夫當春秋鼎盛之時而先為以嗣以續之計以人情難言之事而預

爲深根固本之謀此其公天下之心何如也韓琦請建學官中擇宗室之謹厚好學者升於內學冀得親賢可屬大事允堯命趙鼎於行宮門內造書院一區以一時名德為之翊贊夫以端人正士與之居所以養成其德性教之以治國平天下之道庶幾啓迪其忠心此其仁天下之心何如也而定儲之謀斷自帝心進孖之釋出自獨斷非公乎德號彰聞勤勞庶政治平之治有光於慶曆矣講求民瘼務盡下情淳熙之政無慊於紹興矣非仁乎

時文警段及今當定儲嗣○恭惟皇上臨政歲月不爲不多鼎盛春秋不爲不久開之道路內塾宏開師儒茂建固已行金枝妙選之典而遜無為車入侍之期嗟夫十三聖在天之

靈實於此乎屬望三百載相傳之統實於此乎待人憂曾君之已老固愚之所不敢安漢緒之不早獨能無泣泣之思乎況夫一二年來國步未夷天命眷周固繼緒也而過計者不無景象乖沴之疑人心戴商固堅凝也而旁觀者不無諸侯杌揑之慮猷爲幽揆匪同平時迓續扶持要有急着愚不知仕路羽儀班行王翰抑嘗有以十九疏備錄進者乎抑嘗有白其攅髮而垂泣以請者乎愛予念孫之計則早而愛君愛國之計則不早問舍求田之思則早而定策立本之思則不早甚非所望於今日之范公鎮也

儲嗣之建當決○厥今宗賢已選矣內學已建矣而名號未正若有待焉何哉天下事行於昔者必可行於今斷於人者

莫若斷於已思皇祖宗宏謨鉅典載在方册啓我後人特患可行而不行當斷而不斷耳誠能奮乾之剛運夬之決若稽於占謀及乃心必曰神器之傳非小故也天命之畀非細事也惟徐性仁賢可以當此選惟資稟清明可以任此寄惟氣質端凝可以副此望内小學之建擇之不爲不審矣必曰學問之粹天資之盛也涵養之純性識之助也惟妙簡師傅可以保養盛德惟謹擇宫僚可以助成懿善惟日開義理可以開廣智慮内小學之建教之不爲不詳矣自今而往勿搖於異端勿惑於浮言行之必堅斷之必果豫正名號以爾尊崇潛移闇望以資推戴如是則上繼二祖之洪烈下垂億萬年之不基又何憚而不爲之乎

儲嗣要在豫定〇聖人有公天下之心有目者皆可得而見聖人有仁天下之心有識者皆可得而知我祖宗素有建儲之典而上蒼默啓繼聖之祥在今日豈可不豫定之乎矧夫聖人之心天之心也祖宗之心也天以天下而爲諸聖人祖宗以天下而傳諸聖人豈偶然哉聖人而思所以得其人是使國家延無疆之休是心也聖人之心也祖宗之心也茲其所以仁天下者也吁盛矣哉自唐虞三代以來未有能及之者也

綺語驪珠

保毓元良星輝海潤　璇源積累與天無窮

琢磨令德玉粹金純　寶曆延洪非賢孰繼

金枝挺秀固多頴異之才而内小學之建惟取其頴異之尤者盖將責之以幹蠱主器之任也

麟趾鍾英固多信厚之質而内小學之建惟取其信厚之篤者盖將畀之以君國子民之托也

宮庭淵粹聞見正也威儀咫尺警悟多也

縉紳周旋訓誨專也師儒啓沃漸漬深也

日重光星重輝大人繼明而四方畢照也

雲從龍風從虎聖人有作而萬物咸覩也

為天下得人 喜重負之巳釋　知識自孩提而長

為生民立極 嘉神器之有歸　師保如父母之臨

蒙泉養於求師問道之時　璇源之裔岐嶷夙成

主於繼統承祀之日　天潢之派英奇素禀
綿瓜瓞以嗣以續　本枝之盛與天地相爲長久
花屹岡陵善繼善述　嗣續之隆與海岳相爲流峙

當今獻策人臣當議建儲○魯君已老足以動漆室之悲吟漢儲未早足以激少年之太息當天步之多艱覩前星之久晦食君之禄者顧於此秦越焉豈惟少年笑人寂寂是留漆室之不若矣人臣要必慨然而告上曰虢虢震雷爗爗震電非小變也意者主器執鬯之未得其人歟此日而微彼月而食非常數也意者重光重輪之未有其效歟玁狁孔熾蠻荆爲憐非弱敵也意者統軍撫戎之未總其權歟之子于垣哀鳴嗸嗸非細變也意者賢聖仁孝之未聞於下歟以此而告

君以此而扶宗社及今可爲也不然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早
定國本之說此時未能公出於朝廷定策國老之稱他日徒
使私出於左右固非所以望吾君亦非所以望吾諸大夫也
嘗思祈天永命〇皇上紹膺大寶二十有三年而前星燿七
邑位虛臣子深惟國本時進嘉謨然未能發明祈天永命之
旨愚蚤夜有思切於時而有感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蓋
承基纂緒畀付不輕其生也必由皇天之眷祐非人心悅服
則天意未可昭格以今日人心觀之稅斂重而百姓怨糜給
匱而軍旅怨鹽鈔壞而商賈怨吏貪冗而士大夫怨人氣內
逆則感動天地昔李尋災異之對其終以爲傷嗣害世今皇
天譴告深切所謂降流虹蜺電之祥爲繼體承祧之地者毋

乃有所待邪爲吾皇之臣子者惟當勸吾皇力行好事以悦
人心導迎和氣以申天眷推原所本無出於此愚願吾皇明
詔二三大臣凡當今害民之事嚴切行下監司守令及總制
衙所力懲而痛革之使人心在在忻悅人心悅而天命隨鍾
子孫千年之慶開萬世太平之基於是乎在
當建儲以承統　竊今國步多艱人情易動倘或因循歲月
宸謨不堅將恐奸臣險懷附會陽示忠實以緩上心爲退之
大尤不可不深長思也夫先事輸謀疑若干名犯分然使宗
子有維城之固國勢有九鼎之安夷狄奸雄有退沮消縮之
心而無窺伺竊發之謀則大本立矣大勢定矣天下長治自
此可保異時熊夢發祥虹流呈瑞則如先朝皇嗣未生有迎

養柴中者皇嗣既生有部樂還邸者脩進之遷移氣脉之感化推數循理居然可知開今日子孫千億之符天固啓佑之矣

生意收結 議建儲者宜豫而切○觀更生宗國之書亦嘗危激以為言然而范鎮諫臣之章未有懇惻而相繼天下事言之也切行之也早不言固至於不行而不切則終墮於不早上之人毋謂深言社稷之大計特出草茅之狂談諸生固非馬新豐也然以吾君壽齡特未逮仁祖之一間耳吾國臣子曾不能抗范公之連章果草茅之狂談乎抑今日之隱憂乎雖然此所以為吾言職勉也而鈞衡造化之地尤當重漆室少年之憂蓋有伊尹之相湯則何慮其無太甲有周公之相

患其無成誦今日惟患其無伊尹耳無周公耳果巳有之則
敷求哲人輔𢏚後嗣伊訓不可不早作也教以禮樂宛以伯
禽文王世子不可不早明也抑嘉祐中范公鎮嘗遺執政書
曰諸公以今日　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敢以告
今之坐廟堂者
建儲之慮至密○雖然天下之事莫大於建儲而聖人之慮
尤不容不嚴且密也厚陵自團練升防禦韓公琦乞自内批
出仁宗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行足矣豈不慮將命
者得以邀勞無巳耶阜陵被選令慮有力焉一日以殿撰轉
行太中而後省封還竟寢其命又豈不慮外廷得以籍口貪
天功耶吁聖人一心也既盡其功復盡其仁又盡其慮曾謂

今日而不然乎願執事於論思之際申言之愚何敢僭言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象曰出可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震卦)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序卦)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離卦) 冢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之古制也(左傳) 國之儲貳四海屬心(魏王傳) 王正位儲宮(晉書志) 元良之寄有國莫先自昔哲后皆立儲植嫡守器承祧(梁武詔) 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天子位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天文志) 天正體毓德於少陽([illegible]曲水詩序) 少陽東宮也太子駕曰鶴駕禁曰鶴禁(列仙傳)

歷代事蹟 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史記) 觀訟獄謳歌皆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孟子萬章上) 漢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

叔孫通諫曰太子者天下之本今何以天下戲本傳張良曰上所不能致者四人令太子請以為客及宴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鬚眉皓白上問乃驚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本紀文帝元年有司請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子啓最長請建以為太子本紀武帝時趙倢伃有男上心以為嗣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霍光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上以光為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霍光傳宣帝霍光奏曰武帝曾孫病已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承祖宗子萬姓奏可本紀元帝八歲立為太子壯大仁柔好儒

見宣帝以刑名繩下云云帝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
子本紀元帝生太子於甲館畫堂爲世嫡皇孫成紀光武建武
十五年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
大統本紀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
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四曰海重潤崔豹古今注唐太宗
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無
忌房玄齡李勣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
無聊因取佩刀自向無忌等奪刀帝曰我欲立晉王長孫無忌傳
肅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而平王有大功故久不決憲曰儲
嗣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
宜海內失望讓皇帝憲傳元宗將立太子李林甫探帝意數稱道

壽王而帝意自屬忠王即肅宗林甫恨謀不行數危太子本傳德宗史臣曰在藩齒胄之年曾爲統帥出震承乾之日頗負經綸舊唐記憲宗國嗣未立李絳等言聖人以天下爲大器知一人不可獨化四海不可無本故建太子以自副然後人心定宗社安有國不易之常道陛下冢子未建非所以承列聖垂萬世帝曰善昭太子傳

皇朝典章太宗時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上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曰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之望者立壽王爲皇太子京師之人見太子喜躍曰眞社稷之主也長編天禧元年制曰王子昇王惠和天賦昭敏夙成發自妙年爲令器可立爲太子曾鞏仁宗朝宰相韓琦與同列奏事垂拱殿讀司馬

光呂誨二章未及有所啓上遽曰朕有此意多時矣但未得人因屏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下敢言當出自聖擇上曰宮中養子二人小者不慧大者可也明日奏事又啓之上曰決無疑也至和末上得疾文彦博等勸上蚤立嗣上既許之會疾愈寢其奏既而范鎮司馬光言尤激切包拯為御史中丞又力言之上卒未許於是五六年言者頗怠一日琦取孔光傳懷之以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哉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編並良司馬光又面奏曰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由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可勝言哉上大感悟遂送中書

書光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唯唯（宋錄）英宗治平三年上疾增劇琦復奏宜早立皇太子以安衆心上領之即召內侍高居簡授以御札命翰林學士草制左丞張方平至榻前稟命上書來日降制立某爲太子（長編）高宗建炎元年上謂宰執曰昨令外宗正選藝祖之後四五人范宗尹曰此陛下萬世之慮朕選於伯字行中庶昭穆合序富直柔曰陛下聖斷度越千古（聖政）孝宗乾道七年詔曰皇子寬仁而肅振端恪而嚴明可立爲皇太子八年梁克家奏近有兩事皆前世不能及太上禪位陛下建儲出於斷決了無纖芥遲疑上曰此誠漢唐所無（聖政）

先正論建 司馬光上仁宗曰切觀漢室以至有唐簡冊所載帝王即位則立太子其或謙遜未遑則有司請之所以尊宗廟重社稷未聞人主以為諱惡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亂相尋不可復振不知本強則茂基壯則安乃國家所當深鑑也司馬光上疏曰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則衆心未安也陛下好學多聞且歷觀前古治亂安危之機何嘗不由繼嗣哉蓋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至大至急之務孰先於此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斷自聖志昭然無疑選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

服亦足以鎭安天下之心　呂誨上英宗書　陛下踐祚以來聖體違豫雖天光臨下而德音鮮聞萬機之事悉付中書密院莫若早建元良自輔號令威福自中而出人知所歸則下無異心此當今之急務也況淮陽王天資敏悟當爲冢嫡速宜建立以固本根旁絕覬覦慰安人心斯萬世之慮也　裴寅亮上高宗書曰陛下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伏望於伯字行下遴選太祖諸王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上讀之大寤

文集精華　范祖禹曰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代東山李克入而諫君出見太

子而勉之以孝君子曰善處人父子之間矣王魏以輔導東宮爲職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儲位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爲太伯不亦善乎且建成既以爲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使之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爲建成謀猶如此况庸人乎（唐鑑）司馬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太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姑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既而爲羣下所迫蹀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

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林之奇曰成王之為太子也太公周公召公史佚之徒為之左右以輔翼之故成王雖中才之主而即位之後卒為聖哲之君以致太平之治武帝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正如唐順宗之為太子而王伾以善書王叔文以善棊俱得侍於東宮至使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凌準程异之徒挾邪媚以干進蹤跡詭秘莫知其端及順宗即位群小人聚於朝而唐室之禍幾至不測以是觀之戾園之廢雖天下悲其不幸然亦幸而不立故未見賓客之禍耳苟幸而得立則以異端進者吾未保其不為害也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

萃新門

建立國本二　　以蒙養作聖立說

策頭　深宮廣内氣體可移今日之建内學者既有以嚴其師資之地蘊處毓秀情性方開今日之教宗英者當有以大其蒙養之天夫長於天屬則富貴爲易豢習於貴冑則驕盈爲易啓矧夫倥侗方剖聰明方覺其進而之善也固莫易於此時其載而之他也亦莫易於此時立内學者惟知絜之尋常之所而處之禁密之庭則於此而居異習舉無有也否則出入無時吾懼夫一齊傅語衆楚其讙而氣習已變矣如學何審是則今日設學内庭所以處其師資者既幸嚴其地矣然

其一眞方湛則天理爲未屢萬慮方萌則人欲爲求長矧夫天源所毓帝冑所鍾其生斯世也固已自異於常人則其稟斯質也實亦有異於常人教宗英者惟知循其純一之性而加以誘掖之勤則由是而之聖功將可到也否則寒暑或變吾懼夫淵泉方達湍水遽流而人心以物汩矣如敎何審是則今日擇師館學所以正其蒙養者獨可無以保其天歟

策段虞之小學即爲虞之下庠也其地實在國中王宮之東人惟見其在宮之東則曰是有以嚴其地耳孰知一夔有命所以爲冑子敎者果何說曰直溫焉曰寬栗焉凡以導其未發之中而保其天者在是周之小學非專國之西郊也其地亦在王宮南之左人惟見其在宮之南則曰是有以嚴其地

耳孰知樂正有職所以為王子教者果何道有詩書焉有禮樂焉凡以涵泳其方開之性而保其天者在是

仰惟祖宗盛時培植宗枝增員講授其所以為國家長計為宗社長慮尤於小學深致意焉蚤教涵育凡年至十四已下而不遺廣受兼養雖數至十有二員而不厭自今觀之雖親諸宮之外必別置小學焉夫謂之別置則所以嚴其師資之地者為何如忠厲內學之疏必請擇謹厚者焉夫律以謹厚則所以保其蒙養之天者又何如

嗟夫內學之設未易以他學論小學之建亦未易以大學言是故師資之地不可以不嚴而蒙養之天尤不可以不保何以言之他學之間儒者萃之至於內學則宗胄育焉必知所

以嚴其地則禁廷近掖皆移氣移體之所舍此則入聞禮義出見紛華吾不知所以為學矣大學之責學者分之而至於小學則教者專焉必知所以保其天則火燃泉達皆本心本性之正反此則性資方覺趣向遽差吾不知其所以為教矣皇上肆廣仁心斷自聖慮選宗室子建內小學需明師而教授詔有司以討論則夫建學中禁厥有成法于以嚴其師資之地矣若夫橫經講席方侯洪儒庶尤有以保其蒙養之天焉夫其派大潢似不容擬之以常流然當性淵內湛之時其可澄而不可撓者則均一天耳其枝玉葉似不容媲之以凡種然當心根未斷之初其可順而不可戕者則均一天耳必有以閑其性於一性之方覺則可以保其天必有以閑其慾

於衆慾之未萌則可以保其天故易之蒙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盖迦蒙所養所至正之理而自蒙以充皆作聖之事入是學者庸可不知所保而任是教者庸可不知所以保之歟

事料　○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是故其成也懌恭謹而温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成德也〈禮記〉文帝賈誼請建師曰三代之君有道之長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以生固舉以禮自爲赤子其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師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皆選天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

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夫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以選左右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賈誼傳 唐高宗為太子常侍太宗觀決庶政太宗常怒穆裕詔斬朝堂太子驟諫帝喜曰兒在吾膝前見吾悅諫熟矣故有今日言誠習以性成哉

本朝眞宗天禧中給事李迪言昨日東宮賜宴陪侍皇太子舉動由禮言不輕發左右瞻仰無不肅恭眞宗曰常日居內庭亦未嘗妄言寇準曰皇太子天賦仁德有嚴重溫裕復稟聖訓實邦家之慶也長編 孝宗乾道七年詔皇子寬仁而肅振端良而嚴明孝友夙成性喜安於恭敬聰明日就學無間於

緝熙可立爲太子聖政司馬光云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宮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愨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重委伴讀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爲非禮之事者伴讀官糾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上光宗

建立國本三　以選教宗英立說

策頭 愚嘗伏讀國史仰稽古典韓公琦之於仁宗皇帝則請建學內宮擇宗室謹厚者升學然後知選宗英者必擇其親且賢之人趙公鼎之於高宗皇帝則乞與行宮門內造書院一區以一時名德爲賛翊然後知教宗英者必置諸親且賢

之地蓋人非親賢則無以稱九重樂育之盛心地非親密則無以示一人樂教之實意以親賢之人居親密之地則夫豫教儲嗣之義得矣恭惟皇上若稽祖訓茂育宗英蒙泉養正師範得賢猗歟休哉其眞我朝之懿典今日之盛事歟抑教導之必豫正以其關係者甚大而隆師問道雖帝王之子若孫亦不得以自異者皆所以養其作聖之德也

策段 三代之所以教世子尚有可考者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大則君臣父子長幼之倫小則弦誦干戈羽籥之藝至於禮樂詩書也釋奠養老也無不與士庶人之子同其所學同其所師未嘗疑其爲尊且貴也是故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有師道焉夫太甲成王既爲君矣

今也伊尹周公拜手稽首而太甲成王亦拜手稽首此不純臣之義也蓋不如是則太甲成王何以養成其德性而爲商周之令王也春秋之季楚人稱其君曰其爲太子也師保舉之以於朝嬰齊而夕於側也夫以楚國之世子其從師也肅恭遜弼如此三代之遺風未泯矣

祖宗盛時增置講員昭然[illegible]之垂炳若冊青之著皇族未養選而後養則必擇其年十四以下之英敎授宜置審而後置則必定夫十有二員之制非擇其親賢者能之乎置師有地其地必嚴是以有南北宮之分設敎有所其所必秘是以有睦親宅之別非置之親密者能之乎續祖宗游涵養育之仁廣今日菁莪樂育之澤宏休偉績雖昌黎後生鋪張揚厲

亦未易以盡其美矣皇上五六年來固嘗内置小學遴選明
師或已出而復還或暫留而旋遣猶恐氣質而未就更詔大
宗而廣求豈無岐嶷之資可備付托之任如高宗時初詔令
應選入二人繼增其一同居並學加審擇焉此亦故事蓋將
付之以統緒之傳必當養之以教諭之早易曰主器者莫若
長子故受之以震豈非天下之大為器至重非有震長之資
則不足以為之主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象曰山下出泉蒙
又豈非聖性之初若泉始達非加蒙養之功則不足以成其
聖震長其可不定乎蒙養其可不蚤乎

事目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
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

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記文王世子成王幼周公相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同上成王之爲太子也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召公爲保伯禽唐叔與游目不閱淫艶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及至爲君也血氣既定游息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則道德之言固所習聞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唐元稹傳衛秦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賈誼傳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諭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同上武帝立太子八歲詔受公羊春秋又受穀梁及

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
者戾太子傳光武詔令鍾興定春秋章句以授皇太子帝曰生教
訓太子非大功邪鍾興傳唐太宗爲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
與之遊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三四年而名高盛
古斯游習之致也元稹傳太宗嘗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
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見其乘
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
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
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　上作帝範十二篇以
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
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　帝謂杜正倫曰朕

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及居天位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苦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不可不極諫(通鑑)本朝太宗命李至李沆為太子賓客上謂曰夫太子者惟修德養望以仁孝為本故擇任正人用為佐佑每語及經籍當為陳忠臣孝子事(資訓)至道元年上謂李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賢明尤所鍾愛今立為儲貳以固國本卿等可盡心調護若動皆由禮則宜賛成若事或未當必須力言勿因循順從也(長編)真宗大中祥符九年詔築堂於元符觀南為皇太子就學之所賜名資善上作記刻石堂下命楊懷玉為王伴讀仍面戒不得於堂中戲笑及陳翫好之具上作元良之箴以賜太子又作詩分賜賓客以下四年冦準為太

子太傅嘗獨請間曰皇太子天人望所屬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願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上然之 繼高宗紹興五年上令趙鼎於行宫內造書院為一區欲令建國公就學書院成上曰只以書院便為資善堂 孝宗乾道八年宰執乞討論上丁釋奠皇太子入學之儀上曰禮記文王世子篇載太子入學事甚詳克家奏入學以齒則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允文奏此事備於此經後世罕有舉行者上曰可令討論淳熙八年上曰東宫已自儉約又謙和慈祥朕嘗語之曰德性已自温粹須是廣讀書濟之以英氣則為盡善 六年上顧皇太子曰近日資治通鑑已熟別讀何書對曰經史並讀上曰先以經為主史亦不可廢 上又謂宰臣曰皇太子參決未

又自諳知外方物情□□今安遇朝殿命皇太子侍立盛聖攷

建立國本四

以遴選宮僚立說

【解】古者人主傳家之法莫先於學故師道以立後世人主傳家之法不專於學故師道不立蓋師道之所以立者由其尊貴之勢未成也師道之所以不立者由其尊貴之勢已成也古者國之元子與士庶人之子皆齒於學而無所區別禮義之風易以薰陶道德之教易以浸入知有恭敬而未知驕侈知有朋友之講習而未知九州四海之奉逮其學問已充德性已成一旦舉而加之士民之上則其治國平天下之道即其素所講明而無餘蘊矣此無他尊貴之勢未成而師道之功也後之為世子者生長於深宮之中而習熟於富貴易

盔之地故雖擇端良之士與之從遊則亦知有學聚問辨之名而未必知其爲師友之淵源夫其未君天下之初其幼之所學如此則其既君天下之後其壯之所行可知矣此無他尊貴之勢已成而師道之不立故也

策段 漢人仍秦舊制東宮之傳則張良叔孫通嘗爲之中庶子則史丹歐陽地餘嘗爲之其師儒之選非不高也其宮署之置非不備也然所謂學者其果尊師重道乎抑亦好名無實乎異時嫡庶之爭乃借助於商山之羽翼所謂師傅之義安在甚者以刑名之士而爲家令適以成其刻深之天資博望苑之通賓客外家之爲監護倒行逆施師道之廢久矣此所以聖賢讀疏廣之嘆也漢世人主天資多美不特一顯宗

也彼其生而富貴安佚又無大人君子者迎其善端而充廣之比漢之所以止於為漢　我藝祖之應天順人也五星聚奎識者以為文明治世之祥立極以來講學之勤無間寒暑東宮有官王府有官雖因前代之舊而未能復上古齒學之制然選擇鴻碩朝夕訓導以消弭其驕貴之習體貌有加而尊異之以師傅之禮者列聖同一家法也姚垣為兗王翊善王為垣繩糾不得舒恣而太宗大喜召加慰勉祖宗不以尊且貴待諸王也如此此漢唐之所無也真宗之為太子也見畢士安李沆如師傅之儀仁宗之在宮邸也見王友必答拜至謂崔遵度為良師宗祖不以官屬待師友也如此漢唐之所無也古人有言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此祖宗之教所

以繩繩開萬世無窮之業而續三代未墜之緒也

皇上纂成丕緒二十三年茲以前星雖耀少海尚虛將以慰

在天祖宗之靈將以係天下生靈之望將以植國家無疆惟

休之基又豈容不先蒙養之地乎昔仁宗皇帝春秋方盛儲

位未正而擇宗室子之計未嘗厭廷紳之言高宗皇帝祚

未幾主鬯雖虛而開資善堂之意已定於聖衷之斷邇者囊

封論奏歷疏數陳固皆以韓趙之告君者告君矣擇其人望

俾為僚友從容輔道習與性成今日誠能以祖宗之心為心

則亦司馬公所謂利祇宗廟羣臣百姓並受其福者矣

事類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

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敎訓此三公之職也

於是爲置三少曰少師少傅少保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賈誼上疏宣帝立疏廣爲太傅受爲少傅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疏

本朝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以張士遜崔遵度並充壽春郡王及上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故以王友命之令王每見答拜示賓禮之意魯仁宗慶曆七年讀賈誼傳三公三少皆天下端士與太子出入起居故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帝曰朕昔在東宫崔遵度張士遜馮元爲師友此三人皆

老成至於遵度尤良師也續長編乾興元年魯宗道爲諭德上以
爲忠實可以大用　英宗治平三年以孫固爲諸王府侍讀
呂誨范純仁等言固非其人上曰固文辭亦有可采韓琦曰
調護官宜用有操守人也聖政神宗元豐七年上始有建儲意
又謂輔臣曰來春建儲其以司馬光及呂公著爲師保續長編八
年國朝之制每儲闈之建隨宜置官以備僚寀然無定員亦
不備說並以他官兼領凡非國朝嘗所置者今皆不錄仁宗
升儲置三少各一人賓客三人以宰相近臣兼充英宗及神
宗爲皇子並置伴讀一人說書二人會要哲宗元祐五年范祖
禹曰臣伏見趙君錫孝行著英宗皇帝實錄爲人溫良恭敬
動有規矩鄭穆館閣耆儒操守純正顧雅文爾端潔言行不

安穆雍久在王府清謹無過此三人者皆宜置左右備講讀之職如經筵闕官伏望聖慈於此選擇緘高宗紹興二十八年陳俊卿在普安郡王邸一日王習毬鞠俊卿微誦韓愈諫章封書以諷王已誦全文不遺一字俊卿退而言曰王聰明而樂從諫社稷之福也

其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五

萃新門

進用大臣　附　參相　樞相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不拘不忌之說○人主討天下而用大臣惟才德是尚而獨相並相其權有所不必拘大臣討天下而爲人君用亦惟才德是尚而此相彼相其心有所不必忌夫才德者士君子得於天性之真充於學力之誠而建功立業之根本也人君之用大臣者以是大臣之爲人君用者亦以是自昔以來爲人君者固有專相一賢而治者亦有並相數賢而治者大抵不必拘惟才德是取允諧於用雖獨相可也並相亦

可也烏得而不治自昔以來為大臣者固有因此之相而成
功者亦有因彼之相而成功者大抵不必忌惟材德是期
補於用雖此相可為也彼相亦可為也烏得而不共治故人
主不必繫著於用人而材德所在用大臣之的也大臣不必
繫著於見用而才德所抱為人主用之基也專宅百揆以為
相舉十六族以為相皆其相也曾聞有虞之人主拘於專相
並相乎三宅克知以先相三俊灼見以繼相皆堪相也曾聞
有周之大臣忌於此相彼相乎是知君之用相相之見用惟
較其才德何如而權之不必拘心之不必忌也尚矣

宰相所貴者四○論擇相者其說有四曰德曰器曰識曰才
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山岳不足為高運如四時之錯行

信如金石之不變此其德也萬頃澄波百川注之而不盈萬鈞洪鍾梁麗衡之而不發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此其器也軒鑑高垂而一塵不染淸淵澄澈而萬籟俱息可燭鬚眉可鑑毛髮此其識也歐冶神劒所至無前庖丁牛刀迎刃而解運之無方按之無下此其才也德不隆不足以鎭四海之廣器不博不足以容衆善之歸識不明不足以察萬事之幾才不高不足以馭百工之能衡泌之間抱膝長嘯類莫能爲一日得君於廟堂之上垂紳正笏神色不動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躋生靈於壽富之域易若反掌無他故焉全此四者而已

君任相相任責○人主登庸道揆當有責任之實意大臣晉當柄任不必有避嫌之私跡在易之坎險難之時也五以剛

中之德爲濟險之主有其權矣然必與四之臣同志相與眞實交孚不假外飾而後心亨而行有尚故曰樽酒簋貳剛柔濟也夫時當險難而上下以文相接無交際之實意未見其能出險也恭惟聖天子臨御以來值可爲之時者數矣靜觀密察樂於用晦不自有其權者亦數矣邇者朝綱政柄委任得人寵臣碩輔晉膺重寄茲非大權歸之一時乎抑相材之難得也尚矣人之才智各有短長聖天子所宜兼采其長而扶植其短推忱倚重用績于成不使娼疾以間之流得以肆其詆欺搖撼之説則責任之意篤矣爲大臣者亦宜形跡兩忘股肱迭應論建主乎是引用主乎賢不必婞婀隱默彼此遜避而外示其公也上有責任大臣之實意下無外避小嫌

之私跡得非今日所望於聖君賢相者乎

稽古偉議 輒相貴有定畫○歷觀自昔人臣之得君行志經綸康濟必有素定於胸中者告之於君行之於身自始至終無一言之不相應若尹望之於湯武固不待言管商之於齊秦又不足言至於鄧禹見光武於河北說以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光武用是迄成中興之功諸葛亮與昭烈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取天下其言如畫卦影雖天不祚漢事業未竟使得盡行其志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必矣此豈信口而言任意而行者哉傳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又曰惟整則暇惟暇則整要必規模先定於外則設施有據庶能績于成而無敗事也

置相得失之驗○君臣一德克享天心聖賢相逢治具畢張
倘人主置相之得人則天下何事之不濟若召公之用吉士
仲山甫之式百辟使成王植盈成之治宣王集中興之功歌
頌至今君臣俱耀豈但治功之赫奕抑亦身荷於美名世道
陵夷爰有變雅觀其憤世嫉邪之切率指當國大臣而言十
月之交則譏皇父節彼南山則斥師尹也其曰皇父卿士番
惟司徒而繼之以家伯仲允聚子蹶踽則在內之寘彼周行
皆皇父之私人而非王朝之吉士也故無罪無辜者困於讒
口噂沓背憎者為孽下民其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而繼之
以瑣瑣姻婭則無膴仕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則外之驅馳原
隰皆師尹之親黨而非王朝之仕臣也故卒勞百姓而俾之

不寧瞻彼四方而蹙蹙靡騁置相非人凡所汲引者皆非其人其失固如是人君任相安得不謹乎此也

法祖嘉猷

祖宗堅任賢輔○慶曆中仁宗皇帝銳於圖治擢任衆賢杜富韓范並在政府更新庶政裁抑僥倖天下日望太平當時異端之人如夏竦王拱辰張方平等不便其所為力加詆誹而仁宗弗聽也於是朝廷尊安二虜賓服迄慶曆之盛自三代以降言治者莫先焉蓋以主意堅定而外邪不能入故也元祐初二聖臨御司馬光呂公著對當鈞軸文彥博為平章事劉摯范純仁蘇轍呂大防相繼柄用新法盡除兵革不開海內忻忻共享安靖和平之福既而大防建調停之策楊畏進紹述之論上誤國家黨事遂起紹聖紀元之後

忠賢竄逐奸邪得志浸淫不巳迄爲中朝之禍主意不堅定
其害至於如此可勝痛哉
祖宗賢輔事業○我朝治功之盛無如慶曆元祐自今觀之
慶曆之初杜富韓范列居政府一時人才畢聚於上其氣象
何如也未幾而仲淹使西富弼使北其餘分散四出莫盡其
用元祐之初相司馬光呂公著人才又嘗一聚於上矣惟其
施行未免過急諸賢議論間有不合曰蜀曰洛自爲朋比使
小人有所窺伺論治者猶於此不滿則人才難合易分之明
驗也惟我祖宗規模宏遠德澤深厚終不以小人而間君子
終不以儉士而棄忠良愛護善類如護元氣是以累朝相業
昭格宇宙卒獲其效猗歟盛哉

祖宗立相得人○惟我祖宗世世得人哉臣史册班班可考
況毅果斷當世無與之比廉節謹重累朝無出其右則有若
趙若范之元勳兩入中書不以用賢市私恩三居道揆不以
姻戚邀寵澤則有若李若呂之守正公忠體國不養私交苟
利國家知無不為則有若龐若韓之體國推擢恬退以厚風
俗務進時賢以處臺閣則有若文若晏之薦引身任社稷則
決親征之策立澶淵之功有如寇公準言宗廟之體正儲嗣
之位有如張公浚心存獻納則編祖宗御批成軸以進有如
韓公琦録聖賢事跡繪事以獻有如王公旦其他德行之深
醇器識之宏大與夫事業顯著振耀古今者代不乏人良由
祖宗於鈞衡之任不以輕授人也

端平以來相業〇切觀端平之初宰相有舊德聖天子傾心而委任之臺諫經筵純用正士僅有小元祐之稱嘉熙而後宰相無定力聖天子委任不逮前相臺諫經筵雜用憸人近習又從而間之遂一變而為淳祐之局面邇者圖任老成並命二相海內日俟維新之化側聞外間之議謂聖天子懲創太過而信托之未專二相遜避太深而承當之未力以當舊勵之歲月而為玩愒之規模今天不慭遺政當有為局面又一變矣切恐奸回窺伺之徒因得以為口實旁蹊曲徑乘間而入萬一臺諫經筵之選或以小人得厠乎其間則排斥忠良不遺餘力今日之淳祐將復為前日之淳祐矣可不懼哉

時文警段 相之規模豫立〇工師作室首務度材奕者臨棊

先思布著不度材則料不應手屋不稱基不得謂之良工不布著則敗固宜然勝亦僥倖不得謂之美奕為國猶之作室應敵猶之臨碁今夫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若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用人既當任之必久然後責其成效何至於朝行夕改東移西易使朝廷之命令不一天下之觀聽易玩耶今夫境外之寇其來也有時境內之地其當備也有數吾料其來而豫圖之知其所當備而早計之城池必責其高深兵甲必課其精練給餽餉使之齊足明功賞使之激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初不足

以易吾之成算何至於容動色變手忙足亂上勤宵旰之憂
下貽敵國之笑耶
人主謹擇輔相○人主無職事惟謹擇一相而已而相有君
子小人焉相而君子與則以道義為心其為言也正而直其
為行也剛而介其為身謀也拙而疎其為國計也公而恕難
進而易退也相而小人與則以利祿為心其為言也諂而巧
其為行也柔而佞其為身謀也工而密其為國家計也私而
刻易進而難退也二者情狀若陰陽之相反氷炭之不相入
也夫人不用則已用則必力如懷奸挾詐之徒雖能竊位於
泰道未明之時而終不能見遂於陽剛寖長之日至此益信
相臣之得人則賢者以類進人主最不可不加意以扶植之

也

綺語驪珠

簿書期會秪常程耳非盡大臣之器能也
錢穀甲兵特細務耳非崇大臣之體貌也
不以羈旅財賦役其心　授以道揆權度人材之府
不以刑獄銓選汨其慮　處以鈞軸槖籥人材之地
汲引善類布滿朝列而不疑其植黨
獨奮精忠受任危難而不疑其侵權
秉鈞當軸此爲何職付之非才則政柄顛矣錯可鑄乎
作舟爲霖此爲何任委之非人則蒼生病矣臍可噬乎

當今獻策

若相切實圖治○方今大明黜陟旁招俊乂赫然

一出英斷天開日明海宇屬目恐願聖天子確然自立成規與二三大臣堅守而力行天下之務孰緩孰急必先大綱而後節目參考曩者數大臣之政取其是而去其非聖天子建皇極去偏黨二三大臣布公道開誠心與中外大小之臣同心戮力泛彼中流期於共濟講天下之實利害而必不較一時之虛是非況當弓旌四馳賢才彙進之時正聖天子賢宰輔虛心諮訪見諸事業之日上下之間非徒為一時美觀而已茍軍國大政之未舉邊陲大勢之未興人主奮發英斷總攬大權汰斥小人以杜群枉之門收召君子以開衆正之路此特一陽初復之候未保其果為三陽交泰之盛也誠能由復而圖其泰日乾夕惕兢業萬幾屬意宰輔期於共濟則相

得人而天下治矣如使吾君之心不孚於相吾相之心不孚於君内外百執事擾擾焉以不切實之事功廢大有為之歲月滋恐今日振作之意將復為後日之因循矣

宰相當定規模○有所懲者必有所矯有所矯者必有所偏唐元載王縉之秉政人以私用官以賄授其濫甚矣常衮繼之欲革其弊杜絕僥倖一切不予而執之太拘未免賢愚同滯之患祐崔甫繼之又欲革衮之弊推薦引拔常無虛日而任之太寬未免涉親故之嫌此無他君相之間不能以公心而行中道故天下之弊一倚一伏相尋於無窮非國之福也如人有疾屢更其醫觀證不明中無定見或投以和平之劑或繼以瞑眩之藥相反而不能以相濟病未去而元氣之斲

爽無餘矣今日聖天子之規模不定未免隨大臣規以為模
立三大臣之規模不定未免隨時以為規模每一更革局面
雖新而着數無以大相過亦何資於經濟之事業哉
宰相當贊建儲○雖然任相固難任相以當務之急者尤難
蓋所貴乎相臣者謂其謀王斷國以社稷安危為已任者也
厥今天下之事有大於國本之當定者乎社稷安危之本莫
大於皇嗣而聖天子自即位以來前後凡六命相而獻替之
間密勿之際其於宗社大計言與不言力與不力皆不得而
知然身為宰相而不能為聖天子精思定議志於必為而後
已則責將焉歸昔仁宗之立皇嗣也雖范鎮司馬光諸人獻
議之力而盡力以主之者實韓琦也愚願大臣以韓琦為法

則國本定於上宗社幸甚

生意收結 曲盡任相之道○雖然爲君之難在乎任相任相之難在乎克已夫正邪雜揉則薰蕕無並藏之理任用或失則榱棟有必折之憂古之人君或得一賢而興邦如齊之管仲蜀之諸葛亮者矣或用一佞而喪邦如梁之朱异隋之虞世基者矣自非明哲所照瞭然於任用之際迨其積誤稔敗而後悔則已無及此任相之難自古帝王之所兢兢也然而人臣不易知賢亦未易用孔孟周流列國當時之君卒莫肯授之以政者蓋以棄其所習逆其所順強其所劣損其所能卒皆齟齬而不合是以唐明皇用張九齡矣而李林甫間之唐德宗用陸贄矣而裴延齡間之二君於賢否之辨其初未

寔不明也惟其克巳之功不加故九齡以剛直而憚林甫之邪佞卒行陸贄以仁義而疎延齡之奸私卒售治亂之機從此而判然則非有克巳之學則任相雖明亦何益哉方今聖天子聰明睿知於臣下之忠邪賢否靡不照燭既巳收還威柄登崇俊良誠能虛心以任之隆禮以待之則大臣得君行志天下庶可為矣草茅拭目以觀

秉陽復以圖泰○自昔人主一念取舍之機乃君子小人進退之機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乃天下國家否泰之機方今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將止為一陽初復之候乎抑將進為三陽交泰之時乎復貴乎篤厚欲其不爲剝也泰貴於保泰欲其不爲否也聖天子以篤厚保泰爲念而留意於二三柄用之

臣推誠樂與不以官掖宦寺而間不以邸第戚里而間不以目前無近功而間爲宰輔者亦必同心體國知無不爲爲無不力命給舍繳駁臺諫論列以肅清朝政命經筵啓沃侍從論思以裨益君德命卿大夫百執事靖共正直以振舉官曠至於外而帥閫命以宣威制敵監司命以激濁揚清守令命以承流宣化則進復於泰日益隆於天下矣

經傳格言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書說命）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書周官）論一相以兼率之使天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荀子王伯）強國榮辱在於取相

天下安注意相（前漢陸賈傳）大臣國家之股肱天下之所瞻仰在

明主之所謹擇(朱雲傳) 薦賢助國宰相之職(東平王傳) 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唐劉蕡傳)

歷代事實

舜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書)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其舉十六相也(左傳) 湯實維阿衡左右商王(詩) 仲虺居薛為湯左相伊尹為右相(孟子傳) 高宗夢帝賚予良弼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書) 成王冢宰掌邦治

統百官均四海周官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上宣王以召穆公爲政進用賢良尹吉甫南仲方叔等周道中興通曆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詩漢高祖即位拜蕭何爲相國使次律令後爲民請上林空地令民得入田上下何廷尉械繫之後使使持節赦何何徒跣入謝蕭何呂后問高帝蕭相國死誰可代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曹參聞何死告舍人趣治裝吾且入相曹參傳孝惠時曹參代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百姓歌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淸淨民以寧壹曹相國世家武帝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公孫弘自是爲舉首起徒布數年至相田千秋無他才能學術又無閥閱功勞特

以一言悟意旬月取宰相　田蚡以肺腑為相並史漢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而魏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並傳　元帝召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本紀贊光武中興置大司徒大司馬後司徒司空皆去大名改司馬為太尉然專以吏事責三公於是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通鑑晉元帝渡江王導為丞相元帝初過江往見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吾無憂矣　王導為相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　庾冰為相經綸時務不捨晝夜朝野稱為賢相冰頗任威刑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如吾也哉本傳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奸詼幾亡天下李程知柔在位無所

發明其餘以才稱職號賢宰相宗室宰相傳蕭瑀逮遘凡八葉宰
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本贊戴胄子至德父子繼爲宰相世託
其榮本傳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文章資
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
哉后曰然仁傑曰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遂至平章事通鑑元
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崔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
入帝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
帝曰然卒不見用琳傳帝勅蕭嵩舉所以自代者嵩稱韓休志
行遂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爲相天下
翕然向之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
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

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韓代宗
以楊綰爲相綰性質儉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晏賓
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
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同上
皇朝典章太祖卜郊四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
攝太僕卿升輅執綏且備顧問因歎儀物之盛多遜占對詳
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曰作宰相當須用儒者盧後果
大用蓋肇於此會要 太宗端拱元年趙普爲太保兼侍中呂蒙
正爲中書侍郎兼平章事蒙正質厚寬簡有眾望不結黨與
遇事敢言每論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隱故與
普俱命言行錄 仁宗時張詠守蜀聞宋公拜相曰眞宰相也又

曰蒼生無福李畋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任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言行錄　仁宗時文彥博爲吏部尚書平章事富弼爲戶部侍郎平章事彥博與弼並命是日宣制上遣小黃門數輩覘於廷士大夫相慶得人後數日翰林學士歐陽修奏事殿上上具以語之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富弼早有公輔之望天下皆稱曰富公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長編　哲宗朝司馬光赴闕廷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公也民遮道呼曰公毋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言行錄　元祐元年光言臣切見文彥博沉敏有謀略知國家治體能斷大事自仁宗以來出將入相功效顯

著此天下之所共知也彥博今年八十一朝廷不過得其數年之力矣願急用之臣但乞助彥博為政庶亦時有小補縱

高宗即位欲命相而難其人黄潛善汪伯彥皆元帥府舊僚新擢執政人望未孚惟李綱當靖康中能建大議後宣議河東雖無功而士論歸之謂其平日有志在今可用自外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言行錄

定策大臣〇武帝年老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黄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因受遺詔輔少主後誅昌邑王奉太后詔復立宣帝本傳本朝眞宗即位毋見端呂必肅然拱揖不以名呼長編仁宗春秋高皇子未立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司

馬光繼之五六年言者稍息韓琦乘間請立太子取漢書孔光傳懷之以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子中材之主猶能之況陛下之聖也哉仁宗乃稱英宗舊名曰唯此可耳遂定議立英宗其門人及親客或語琪定策事必正色曰此仁宗聖斷為天下計皇太后母道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本傳

參政○太宗正觀三年房玄齡為尚書左僕射魏徵以祕書監參預朝政正觀四年玄齡為僕射蕭瑀以御史大夫參議朝政蕭瑀偏駁則玄齡裁正玄齡過失則蕭瑀痛劾通鑑本朝唐介參政執政坐待漏院唯宰相省閱所進文書同列有未嘗預聞者介謂曾公亮曰介備位政府而文書皆不知上若

顧問何辭以對公亮乃與介同閱後遂以為常緣歐陽修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必求之有司言行錄

樞密○後唐莊宗始用郭崇韜分中書兵房置樞密院與宰相分秉朝政自此始用士人凡文士出中書武士出密為使仁宗時富弼偕契丹使來王德用伴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可謂得人矣杜衍為樞使韓琦范仲淹為樞副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云惟仲淹弼一夔一契石介傳孝宗即位參政史浩論樞密使合宰相兼使事因引富弼對仁宗故事上曰朕見詔宰相依舊兼樞密使會要

先正論選

范鎮上仁宗云伏覩御史臺告報百官立班郊迎

宰相文彥博富弼者誠隆禮也與其隆之以虛禮孰若推之以至誠任之以實權近日有詔兩制臣僚宰相居第百官不得聞見是不推之以誠不任之以權而以郊迎虛禮待之也伏乞罷郊迎而令百官復得就第見執政以訪天下之事則御大臣之術兩得之矣　王巖叟上哲宗云自古以來世主之患患在喜高明之士而陋少文之人曾不知高明之下者有姦才少文之中者多重器不可不辨也成天下之業敗天下之事常爭於辨與不辨毫釐之間耳賢者居廟堂則上可以尊朝廷重社稷下可以安百姓鎮四夷一非其人則國事危而人心去矣群邪類升百偽交作陛下雖欲奠枕而臥亦不可得也

文集[illegible]錢文子云自武帝以公孫弘為丞相其後儒者相繼秉軸宜其賢於漢初刀筆矣然筭計見效未聞其遠過於前何也蓋武帝本不識儒徒誘於美名而使易制者為之既任以相乃使侍中出入禁闥辨論數詘以侵侮外廷之權九卿更進用事而天下之務不關決於丞相即位以來亟辭亟罷而五十四年之間凡易相者十有三人且彼固不足以任相位又奪其權而責之事安望其有盡職者哉宣帝抑御史之權似知尊禮丞相然六百名以上吏不選於丞相而調於尚書宦官久典機要而天下事一切歸之中書成帝雖罷中書而復置尚書曹自丞相以下皆聽命焉然則漢之宰相亦焉用彼為哉

進用大臣二

以推誠委任立說

策題 人皆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愚獨曰相之職無所不關而獨相臣之功於有限非知相職者也蓋設官分職而相之職不以尊而分循資例迁而相之位不以資而進課功責效而相之業不以功而考故錢穀必知非相之明也簿書必較非相之勤也蓋彌綸天下之大經建立天下之大務夫豈無大於此者乎是故不可以尋常責之也

策段 漢初丞相至於斬二千石彷彿詔王廢置之意自孝武有二千石有罪上請之制而相之權輕矣漢初丞相至於斬戲臣彷彿閹寺屬太宰之意自孝武游戲後庭此徒遂恣而相之權浸輕自部刺史之置也州郡栽然于外刺史專達於

相府不相干是外郡之血脉不關矣自加官之優也凡小臣一得加官皆可入中朝親近議論於相府不相統是中朝之血脉不屬矣丞相職無不統而顧與大司馬侍中中常侍而不分則隷一相之風采亦皆消靡矣儀衛之制尚得復如古人之嚴乎　房玄齡之在唐太宗之股肱也京師男子出而輕議之則戮之以杜讒間之口非惟足以安玄齡之心而竭節奉公期不負乎見知之意豈不益勵於前乎趙韓王之在我朝亦太祖之腹心也御史中丞起而妄言之則斥之而有鼎鐺之喻非惟足以安韓王之心而孜孜奉公期不負乎信任之意豈不益加於昔乎

雖然為相之體固已明甚而任相之意古今所難脫若朝廷

暮黜賢否變更曾無定論至使人窺相府若傳舍何所取哉以為不賢邪則不當遽任於其始以為賢邪則不當不責效於其終大抵人君置相當擇之於未用之前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必若憲宗之任裴度力排異論故能收淮蔡之功必若武宗之任李德裕削去朋黨故能成澤潞之烈是知為宰相者固有大體又在君之委任如何耳草茅鄙生妄議以為如此願執事以上聞于朝

事料 漢武帝時九卿更進用事石慶為相事不關決醇謹而已（前傳）本光武專以吏事責三公於是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通[illegible]）太宗討遼東房玄齡守京師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馹遣進帝帝視奏已斬男子下詔責

公何不自信其委任類如此　杜如晦房玄齡共管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揔數職陰剴諷如晦太宗曰玄齡如晦不以勳舊進特其才可以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邪斥嶺表（本傳）姚崇嘗於元宗前序次郎吏再三言之卒不荅崇出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耶（本傳）李德裕嘗以經綸天下自任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舊史）李珏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尚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本傳）

本朝太祖寵待趙普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普強市人宅聚歛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

之社稷臣乎國史

進用大臣三　以精擇闢望立說

策頭恭惟仁宗皇帝以公論並相文富故能成太平之治高宗皇帝以公論並相張趙故能致中興之功愚拜手稽首敬觀至此慨然嘆曰凡我朝所以宅百揆者皆天下公論也何也宗社之安危在相合公論則宗社安矣生民之禍福在相合公論則生民福矣君子小人之進退在相合公論則君子進矣中國戎狄之盛衰在相合公論則中國盛矣吁相其可不採之公論乎

策段論相之道有二曰學術之粹駁心術之邪正而已夫宰相之任人主所係以為腹心天下所恃以為命脉世運之否

泰社稷之安危係焉必其智足以決疑量足以包荒才足以折衝應變德足以輔世長民而後可以當是任學術粹而心術正則天下蒙其福學術駁而心術邪則生民被其害論相業者必以是為本周公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心乎王室者也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非其學之所本乎乃若呂臣之奉己而不在民則文公輕之以其所主者私也伊尹恥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心乎天下者也耕莘野而修堯舜之道非其學之所本乎乃若子產之惠而不知為政則孟子譏之以其所及者小也冢宰均節財用者也而錢穀幾何諉之內史君子不以為正夫宰相固不當親細務豈有諉人之國而不知其國用之數乎天官以刑與糾萬民者也而殺傷橫

道置而不問君子不以為正夫宰相固理陰陽獨不曰乖氣致異而人之重於物乎學術未醇事業止是無庸深論也吾獨喜司馬公得為相之體李文靖公得為相之法司馬公之為相也夏人擻問其起居威信夷狄為何如登州之民抱馬首而不忍去恩結民望為何如居退而愈安遇寵而愈懼其體蓋在夫誠而已李文靖之為相也當太平時凡有建議務更張喜激昂者一切不用每曰用此以報國家耳非其素有宰相之器量則惑於異論之紛紜必至於縮手而敗事此圭角之不露體識之渾厚二公者其我朝之伊周也

我朝先正有以一論語而為開國元勲者有用例不用例而俱為時名哲者有上前爭辯退自和氣有日取異聞以警主

聽俱不識為相業之盛者蓋惟心之誠惟道之公固無寓而不自得苟此心此道一非誠焉一非公焉人心有神已議我於其後矣吾亦安能以彼而掩此哉嗟夫宰相天下之具瞻也夫赫赫廟朝既為天下之具瞻則亦非天下所得而私譽之也相匪其人則當廷壞麻任得其人則濃墨播訟誠心公道蓋不特相臣有之亦人心之天理也可不畏哉吾皇總攬權綱並命耆老選舉之盛同符舜湯必有秉徂萊之筆而為明時賀者

事料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使人往聘之遂幡然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遂相湯孟子 魏相田文吳起不悅與論功文曰主少國危大臣未附百姓不親屬之子乎屬之我

乎起默然通鑑漢武帝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公孫弘自是為舉
首起徒布數年至相淮南王謀反憚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
說洪如發蒙耳　田千秋為漢相使者至單于問漢新拜相
何因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單于曰如是漢置丞相非用
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漢史宣帝黃霸代吉為相霸才
長於治民及為相號令風采不及丙魏功名損於治郡時[illegible]
昭宗以鄭綮平章事綮多為歇後詩唐史往告之綮曰歇後
鄭五作宰相事可知本傳本朝真宗旦任相久外無夷狄之虞
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群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稱為賢相
言行錄　哲宗司馬光在相位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
中者虜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

毋生事遏隙[錄]行　張耒云景帝稱賞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衛綰夫自喜多易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天下之善惡其似固未必是而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之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惟魯鈍偶佀夫重厚長者之形耳夫重厚之士其用之者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所可否如偶人者哉苟以是為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以特重者多矣夫惡馬奔蹄也求其無奔蹄可也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偶馬之類也

進用大臣四　　以消釋疑忌立說

策詞　愚嘗讀三國志切有慕於諸葛武侯之相業一曰開誠

心二曰布公道然後喟然嘆曰此眞大臣之用心古今輔相經論之業不出乎此矣自夫心之不誠也捨經從權而天下疑其欺自夫道之不公也守法任怨而天下疑其私爲國家之大臣而至使人疑其欺與私則國家何賴焉故欺者誠之反公者私之對使其心果誠也則出身任責廟謨獨運而天下不以爲專使其道果公也則汲引善類布滿朝列而天下不以爲黨嗚呼去其欺與私而存其誠與公此則格天之事而大臣之法也

策隱 高祖開基蕭曹爲冠人爲蕭之當國曹之相齊皆有隙之餘也及相代之日何之所舉者參之賢參之所遵者何之法同心相知安漢海內是二子皆有餘於量者也民田之活

飲醇之行矣其貶孝宣中興丙魏有聲人謂相之嚴明吉之
寛厚氣禀之不同也及當軸之際吉之所薦引者惟相相之
所推重者惟吉寛嚴相濟終始無間是二子亦有餘於量者
也科瑣之煩嚴毅之過奚其損玄齡善謀而不以謀自居如
晦善斷而不以斷自特此之斷必公乎已之謀巳之謀亦資
乎人之斷二人之量蓋物我兩忘之矣避讒之歸御史之責
未可執此病之也崇以適便自居璟以守正自任常情如此
則適便者必以守正爲迂守正者必以適便爲詐至崇之退
相也所薦舉者惟璟璟之爲相也所推重者惟崇是二人之
量心跡相孚矣受饋之謗括錢之擾未可以此議之也
慶曆間文富二相並命制下之日縉紳慶以爲賢於䕫卨而

求其所以為相業者惟一公心而巳元祐初司馬公入相衛士以手加額而遼人相戒以勿犯邊然求其所以為相業者惟一誠心而巳恭惟皇上躬攬大權擢命賢相鼓元氣以雷域中騰百川以雨天下此其時乎四海蒼生翹首以徯太平之治前乎此也無一而非欺無一而非私夫今而後必無一而非誠必無一而非公矣然則大臣之事不出於開誠布公而巳 何者天下非吾身外之物也一物之失所吾之隱憂也一事之失稱吾之愧負也由是而充之開誠心布公道疇咨俊茂察納讜言以天下之事與天下之賢共圖之危者可使平也否者可使泰也道德可以成風俗智略可以興事功威重可以寢升望舉天下之大皆可使之拱挹皆麾惟我之

爲聽而何守法革弊之足云哉

後之並相者不失於疑則失於忌養望則忌其名得君則忌其寵進一人也則疑其植黨立一政也則疑其侵權甚哉疑忌之爲害也以許靖之美也而間諸葛以遂良之賢也而讒劉洎疑忌之心一萌朋邪之禍必甚其大者誤人之國其次者自悞其身

事類 周成王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書 唐房玄齡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本朝太宗咸平中上語宰相曰同官之中多有不和

政事亦失於商確或成一事則昨是而今非不若商確一定從長而行續長仁宗時韓琦爲相范仲淹富弼同在西府琦與之上前辨論如爭下殿不失和氣論者謂三人公正如推車其心主於可行言行錄 神宗熙寧二年富弼言大臣須和乃能成務上曰執政誠當不熟已見惟求是而已續長蘇洵云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僕君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